

我對軍官團的認知

· 陳尚勇 ·

軍官團訓練一直是國軍部隊訓練的一環，上至高司單位，下至基層部隊，在業管部隊訓練的經歷裡，軍官團訓練也曾是我的業務之一；然在部隊各項繁瑣的戰、演、訓任務中，軍官團訓練的本質精髓與課程排定，常常易受到忽視且流於形式，更多的是在各種參訪、出遊時，冠上個「軍士官團」活動，在照相時拉出個布條，殊為可惜。

軍旅生涯中，有兩次的軍官團訓練，著實讓個人印象深刻。在向岡生老師（官校六十六期，現任職遠東航空）擔任第十空運大隊一〇一中隊中隊長期間，個人兼辦中隊軍官團業務，一次奉命策劃軍官團活動，向老師指導以「平戰結合、戰訓合一」為原則，規劃以四架C-130H型機，採訓練方式並利用該年度配賦的精練訓練架次，由屏東基地飛至花蓮基地，其中三架以「戰術編隊」課目，由隊長親任領隊，去程時模擬執行「聯合空降」作戰，回程則模擬由花蓮起飛後執行「兵力分散部署」，以此兩種任

務場景，磨練飛行組員飛行技能；另一架則搭載中隊相關人員，除擔任人員運輸外，並同時執行「長途教練」課目，精進飛行員基礎儀器及長途飛行能力。在花蓮基地除參訪T-16型機部隊及戰管單位外，並協同T-16型機部隊，共同演練裝卸載課目，期以從實作中找出問題，經過交流探討，進而解決並完善是項作為。

雖然該計畫在呈報高司單位長官後，因故未能成行，但個人覺得立意甚佳，同時在計畫作為階段，磨練了個人的參謀作業、橫向協調及場景設計等能力，獲益匪淺。

協同陸軍航特部於平時實施各類型傘訓，演習及戰時執行「聯合空降作戰」為第十空運大隊的重要任務之一，為了讓所屬瞭解友軍部隊的作戰思維及作業方式，時任大隊作戰科首席的周本昌老師（官校六十四期），聯繫安排了一次赴陸軍航特部傘訓中心的軍官團活動。當日，除了大隊部空、技勤參謀外，所屬三個飛行中隊無差勤的軍官一律到課參與。期間，

除與陸軍航特部幹部交流、參訪傘連、特戰連等單位外，亦讓所有人員實施高塔訓練，雖然絕大多數的空勤同學在官校時，均受過基本傘訓，然周老師此舉，是讓飛行組員再次體會傘兵在執行任務時的身心感受。

「軍官團」這一體系或組織，源自於德國，它是繼承於歐洲中世紀三大騎士團之一的條頓騎士團，初期的成員是以德意志騎士為主，專對異教徒的實施徵戰，並於西元一二八五年，建立起以普魯士為中心的騎士團國，定都馬林堡。甚至軍人所行的舉手禮，都是源於中古時期的歐洲，當騎士在路上交會時，以右手掀起頭盔，讓對方看清楚自己，以表示尊敬的動作，進而演變成的。

這些騎士多由普魯士容克貴族組成，容克在德語中的意思為「地主之子」或「小主人」，原是指無騎士稱號的貴族子弟，後泛指普魯士貴族和大地主，所以容克便是指德國的地主階級。但和中華大地傳統漢文化所不同的是，德國的容克以參加軍隊作為家族男性的使命和光榮傳統。容克家族的每一個健康男性都必須加入軍隊，他們成為德國軍官的主要來源和力量；同時，容克貴族亦採取長子世襲繼承制，即其爵位和土地皆由長子繼

承，而其他子弟只能憑著戰功來獲得晉封的爵位，也因此必須勤練各種軍事技能。

容克貴族與其後代在普魯士造就了眾多軍人世家，長期擔任德意志帝國軍隊各個重要職務，這群人世襲成為職業騎士或職業軍人幾代甚或幾十代，並以此感到榮耀。因此，要說德國軍官是由普魯士容克貴族所組成，一點也不為過。

十九世紀，經過了教育和工業革命後的普魯士，成為了歐洲的大國而登上國際舞臺，普魯士軍隊也完成了軍事現代化，至此，在歐洲乃至世界，引領風騷近百年。西元一八七一年，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成功統一了北德意志聯邦和巴伐利亞，建立了德意志帝國，普魯士軍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支軍隊體系最重要的基礎是一支受過嚴格訓練的高素质軍官團，與美國和蘇聯等國不同，他們有著很高的文化素養和藝術修養，他們也造就了德國軍隊嚴謹、細緻、善於計劃而又頗為優雅的特點，至此，德國軍官團又被稱為普魯士軍官團。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敗的德國受到《凡爾賽和約》的約束，軍隊數量被限制在十萬人之內，然而德國軍隊的底蘊卻沒有被摧毀，在馮·塞克

特將軍的領導下，保留了普魯士軍官團的精華，同時，招募了高素質的士兵，迅速建立了德國國防軍的前身，並且保留了參謀本部這個普魯士軍官團的中樞。也因此，希特勒才能憑著這一點，在一戰結束後的二十年，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耳曼人天性中的嚴謹、負責、遵守紀律等優點，都是他們成為一名優秀軍人的前提。

容克貴族軍官團，由於經過長期的軍事薰陶，精通軍事理論，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同時擁有極高的文化藝術素養，舉手投足間，散發著貴族的氣質，優雅而又具備鐵血的一面，這正是德軍能夠橫掃歐洲、所向披靡的源泉。

傳統的德國軍人雖然是勇敢的戰士，但並不殘暴，德國軍隊也持守著「騎士精神」，在道德層面上並沒有壞的負面名聲。德國早期空戰英雄勃爾克（Boltke）及有「德意志紅武士」之稱的厲秋芬男爵（Richthofen），在空戰中所展現的「騎士精神」，不但獲得同胞的讚賞，更贏得敵人的尊敬。

然而，二戰期間，德軍的名聲受到了納粹的玷污，普魯士軍官團從骨子裡瞧不起希特勒及其親信的黨衛軍，許多德國國防軍高階軍官對納粹黨

的橫行霸道與所犯下的罪行深惡痛絕，尤其對希特勒在軍事上的喪心病狂深感厭惡。

因此，當黨衛軍屠殺平民的時候，亦曾發生國防軍從黨衛軍手中搶救平民情事；而普魯士軍官團也曾多次密謀策劃暗殺過希特勒，其中包括著名的「七二〇政變」，也就是希特勒「狼穴」被炸的那一次事件。直至今日，每年的七月二十日仍是全體德國人深感驕傲的日子。這些當年不惜用自己的生命結束獨裁統治的德國軍官也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

德國第二電視臺曾在全德國進行「最棒德國人」調查評選中顯示，很多堅決抵制納粹的軍人都名列前茅。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德軍參謀長老毛奇、馮馬肯森元帥、隆美爾、曼施坦因、古德里安等名將都是出自容克貴族；強調等級和絕對服從的德國軍官團，匯集了古代騎士精神的勇猛、容克貴族的高傲冷酷、近代工業的精細和高效，是軍人中的典範。

國軍的軍官團訓練，始於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在江西廬山山腳下海會寺所開辦的「廬山軍官訓練團」至同年九月十八日結訓，前後舉辦過三期，每期半個月左右，共輪訓七千六百餘人。

由先總統蔣中正先生親自領導，以陳誠爲團長，羅卓英、劉紹先、柳善分任副團長，楊傑任總教官，在《教育訓練大綱》中明確規定：「本著總理智、仁、勇遺訓及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旨意，集結在贛剿匪部隊之中初級幹部，施以訓練。以堅定其對主義之信仰，陶冶其高尚之道德，同時涵養其精誠團結與犧牲奮鬥之精神，並鍛練其體力，增進對匪作戰技能，以期早日戡平殘匪，實踐主義。」因此，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下，創辦「廬山軍官訓練團」的最初的目的，是圍剿及消滅當時流竄的紅（匪）軍，訓練方針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在政治訓練方面，係以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攘外必先安內」的抗日國策、絕對服從的意志及戰鬥精神的養成與鍛練。民國二十三年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即要求「養成士兵獨自作戰之精神與能力，以及養成敵愾心，即使其官長死傷時，其士兵亦能獨自應戰。」民國二十五年陳誠也在廬山訓練時說：「如果說日本容易打，固屬欺人之談，但如果說完全不能打，那也是我們絕對不能相信的事。」

在軍事方面，則接受德式的教育與訓練，聘請德國軍官爲教官和顧問。

這些德籍軍事顧問有名字記載的是：首席顧問闊茨，擔任戰術科教學指導；通訊顧問史托茨納，專門講授軍用信犬、信鴿、閃光通訊器、信號槍、信號彈、無線電等通信器具的使用，並指導演習；還有戰鬥射擊教官渡勒等人，此外也包含了築城、衛生等課目。軍事課程除講授一般理論外，野外演習也佔了訓期的大部分時間。訓練團以下按營、連、排等編制，主要訓練對象是國軍部隊中、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級軍官，也有少數高級軍官參加受訓。

參訓學員自廬山軍官訓練團畢業時，發給文憑並贈予蔣中正先生照片乙幀和刻有「成功成仁，蔣中正贈」字樣的「軍人魂」短劍乙把。廬山軍官訓練團的創辦，開啓了國民政府大規模訓練軍事幹部的先河。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再次在廬山舉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軍官訓練團」，共辦三期，其輪訓對象由原剿匪部隊中的中、下級軍官變爲全國各地陸軍高級軍官，其主要目的是在對軍官進行民族精神的灌輸和對日戰爭戰略戰術的研討。

根據《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中顯示，此時蔣中正委員長手訂的訓

練任務是：「喚醒中華民國之國魂，繼承中華民族之道統……，訓練官兵，統御所部，奠定我軍人救國保種千古不磨之事業。」

在《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中，蔣委員長認爲與敵作戰要訣主要有：第一，戰術要取攻勢防禦；第二，就是步步爲營，處處設防；第三，就是固守不退；第四，要注重游擊戰術；第五，注重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使全國民衆軍事化，這些的確在對日抗戰的軍事作戰中獲得了貫徹。因此可以說，廬山集訓奠定了國民政府抗戰的戰略戰術思想的基礎也對內政和外交影響深遠。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在臺北圓山設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圓山軍官訓練團」，親自擔任團長，彭孟緝任教育長，責成以前日軍少將富田直亮爲首的「日本軍事顧問團」，亦稱爲「白團」對國軍軍官進行系統性的軍事教育與訓練。

由於日本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盟軍東京總部嚴禁戰犯、退役軍人以及曾參與過戰爭的其他人員擔任公職，此即所謂《公職追放令》。因此，這批前日本軍官接受同爲戰勝國的中華民國聘任爲軍事顧問，顯然違背上述規定，因此招募的工作不但是秘密

進行，而且顧問團成員皆取中文名字作為掩護，顧問團團長富田直亮，中文名字為白鴻亮，所以蔣中正總統便直接將其稱做「白團」。

「白團」所招募的軍官，係以日本陸軍士學校（比照我國的陸軍官校）及陸軍大學（比照我國的國防大學陸軍學院）畢業，同時具備實戰經驗與堅強的反共意志者為選拔標準。

訓練團的課程，區分為「普通班」和「高級班」，普通班係以少校、上尉、中尉等基層軍官為教育對象；高級班則針對上校及少將以上的高級將領。普通班一期的授課時間為三十五天，除休假日外，合計三十天，每日授課六個小時，課程內容從基本的步兵操典至師、團級的戰術訓練。

高級班授課時間一期一般為期三個月以上，課程內容除了戰術訓練外，也包括了沙盤推演、戰史教育以及後勤教育。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至民國四十一年年初，「軍官訓練團」普通班開辦了十期，高級班開辦了三期，總計有四千六百九十六名國軍軍官接受了訓練，其中包含了曾參加「軍官訓練團」高級班的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

蔣中正總統對「白團」實施的軍事再教育工作十分看重。民國三十九

年五月二十一日，他親臨「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大會，並做了《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的演講，在講辭中，回顧了八年抗戰中得出的經驗，認為抗戰的勝利主要得益於正確的國策與美國的援助；同時，他也高度評價了日軍「視死如歸的精神，和他協同一致的行動，除了德國以外，世界上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相比。」蔣總統認為同仇敵愾、生死與共的精神恰恰是當時受訓學員的國軍幹部們迫切需要學習的地方。

蔣總統透過引入「白團」來革新國軍人事，經過在「軍官訓練團」的訓練，所有國軍將領都經歷了一輪全新的篩汰和考核；俟畢業派職時，蔣總統將不同背景的軍官安排至同一部隊，長期困擾國軍的派系問題至此無形消弭，也增強了對軍隊的掌控。

民國四十年春天，由蔡斯少將（William C. Chase）擔任團長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在臺北正式開始運作，同時表示「白團」的存在將對未來的美臺軍事合作構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在權衡利弊後，蔣總統，最終在民國四十一年七月，指示「圓山軍官訓練團」停止運作，「白團」成員由極盛時期的七十多人削減至三十人左右

。然同年的十一月，一個名叫「實踐學社」的機構在臺北石牌建立起來，這個機構名義上以「研究軍事戰術與戰史」作為工作任務，實際上仍是「圓山軍官訓練團」的地下版本，富田直亮等人繼續以「教官」的名義在「實踐學社」活動，為國軍秘密提供軍事培訓並參與擬定各項作戰計畫。

時至今日，時空背景已不同於過往，更囿於民族性和國情的差異，我國的軍官團訓練雖有別於德國的普魯士軍官團的精神，然而唯一不變的是，各級軍官幹部在建軍備戰上仍應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現代化的軍官，應保有「騎士精神」、堅定捍衛國家主權與自由民主價值的心志與信念，擁有較為宏觀的國際視野及判斷事務的能力，隨時接受新觀念的渴望和知所進退的人生觀。

如何與時俱進的在軍官養成、進修、深造教育等軍事教育的體制外，賡續培養、精進及落實軍官們的操守志節、職業素養、向心力與凝聚力、戰術（略）指揮能力、聯合作戰、國際觀、軍事外交、更甚是人文藝術氣息的陶冶，組織軍官團及相關訓練的課程綱要指導至關重要，而能否落實執行也將影響成敗。唯有具備高素質的軍官，才會有戰鬥力強盛的部隊。